

敵後苦戰記

(下) (本文插圖刊第45頁)

游擊白山黑水間

● 崔 榮

受盡苦刑被判處決

敵後游擊志士，國民黨遼寧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光忱，委員王育文，督導專員侯天民、崔榮、李繼武，幹事王化宇、張達平、傅乃軒、許士林、陳滌凡等先後被捕下獄。

李繼武是錦州第六督導區督導專員，被錦州鐵路黨部事件牽連入獄。其次就是省黨部幹事王化宇被捕，王為瀋陽商工銀行行員，經辦吉林省黨部滙款。因吉林省黨部事件牽連被捕。幹事傅乃軒是省黨部本部三大工業社經理。工業社被封鎖，同時被捕。於是所有關係，差不多全部被破壞。大家幾乎無立足之地。

瀋陽小河沿燕京施醫院，外科主任趙文英，是敵後黨工同志，由他幫助把李光忱住進醫院躲避一時。侯天民由北平回來，侯是三大工業社長。每一特務，手持侯的相片，到處抓他。後來侯天民也住進燕京施醫院，時值情況危急。李光忱說：「怎麼辦？只有三個光桿大將，兩個住院，一個陪住院跑腿。醫院裏相當複雜，有特務潛伏着。趙文英大夫天天打警報……」我們三人在

餐廳借吃午餐機會，研究結果，李光忱、侯天民兩人立刻出院。

鐵西區滿洲石炭液化研究所，是一個創立的工廠。一切業務，還未展開。裏面只有辦事處、研究室、工人宿舍。許士林戰友由吉林招募二十餘名工人，與研究所洽商成立工人宿舍，業已請准配購食米等必須品，我和許士林商量讓李光忱侯天民二人先以工人身分搬進工人宿舍。

當時侯天民要返北平。李光忱要侯一同住進研究所，我把李光忱送到研究所。然後陪同侯天民到大西關林則興家取款。林則興是李光忱鳳城縣的小同鄉，作過偽滿縣長，他兒子是瀋陽警署警察。這款是李光忱的表弟陳公平經手由天津轉到林則興處。頭一天我到林處取款，林說他沒見着陳公平轉來款項，無錢可取。他又說：「我兒子在大西關國民黨總部看坑。(看坑之意，就是某地方被軍警看管監視，如有人進入，即視為嫌疑犯，立即逮捕。)你們情況很危險。」林則興說話的口氣，意在威脅人。我把情況告訴李光忱，李光忱要侯天民再去一次。

侯天民和我在大西門外一個攤上，吃完油炸

糕分手。我倆約定：侯天民去林則興家取錢回來，在油炸糕攤對面理髮廳理髮等我，我去替他買北平的快車票。我們分手是中午十二點半。買車票回來，走進理髮廳時，是下午一點半鐘。侯天民並不在裏面，我坐下午理完髮他還未來，一直等到下午四時，不能再等祇好回研究所。

我回研究所，把侯天民失蹤情形告訴李光忱。他說：「怎麼又少了一個？侯天民可能發生的情況有三：一、在林家被捕。二、在路上被特務片的特務逮捕。三、迷途找不到你，他自己買車票返回北平。不過第三種可能性較大，不論如何，必須設法找一找侯天民。」

侯天民失蹤的第二天，我騎着腳踏車，到大西門外市府後面的李孝魯雜貨店找侯天民。李孝魯是省黨部幹事，專司聯絡工作。他為侯天民所引領的基督教徒。在市府後面小街上與人合夥開設一家雜貨店。這雜貨店也是我們的聯絡站。自三大工業社被查封，傅乃軒被捕，李孝魯的小店也是禁區。誰也不敢貿然走進小店，這天我騎着單車，從小店門前馳過，刺探情況。小店門前正排着長龍，很多人正擠着領配給橘子。隔着玻璃

窗看見侯天民在櫃臺裏面，幫着發放橘子。我把單車調過頭，再走過一遍，看個清楚。沒有錯，正是侯天民。我把車子停下，從人羣中擠進去，向侯天民打招呼。一位穿協和服的王相臣店員，向我招呼一聲：「崔先生嗎？請進來坐吧！」這時發現那位並不是侯天民，我轉身向外急走。裏面跑出一個穿藍毛呢長袍的人。他喊了一聲：「來吧！來吧！」聽得出他是日本人講中國話。我毫不遲疑，出門便把腳踏車前把握住，打算騎上車子就跑。那位穿長袍的人，同時把車後架子握住，我一撒手車子倒了，拔腿向西門方向跑去。這位長袍伸手扯住我的風衣，我一看非動手不可。我乃使出生平之力，對準那人的鼻子，打上一拳，他受傷了，放開了我的風衣。我才向前跑，好像有人在大聲喊叫：「大家一齊抓賊啊，別讓他跑了。」

迎面來了四五個人，攔住我的去路。我又轉身向回跑。後面的兩個人，一個是被我打的那個穿長袍的人，雙手捧着臉，掙扎的奔向我來。我也一方面喊叫，一方伸出拳頭說：「你上來我還揍你。」他可能是傷得太重，止住脚步，蹲下撫摸他的臉，却不敢起來攔阻我。另外一人，可能是過路人，想幫他們抓我。他一聽我要打，調頭走了。

上抓勞工，送到前線，一去不回。所以商民們，都是一日數驚的驚弓之鳥。如聽有人喊抓勞工，什麼都不顧了，必拼命跑開，市面就會紊亂不堪！豈知我一轉進小巷子，來了七八個人，把我包圍。有一人伸腿將我絆倒。一羣人蜂擁而上。把我背着手綁起來。腿和手臂已經摔傷流血，疼痛難挨。我被人牽着一蹶一顛的走！

走進小商店。首先看到的，是那位穿藍長袍的人，我以為他準起來暴打我一頓。他不但打不着我在笑。他表示他們勝利了。我仔細的看他，才發現並沒有打到鼻子，原來把眼睛打青了，眼角在流血。

到警察局開始受審，警官問：「你到店裏找李孝魯是不是？」答：「我是找李孝魯。」問：「你們怎麼認識的？」答：「都是教友。」問：「找他做什麼？」答：「老朋友看看他。」警官說我不說實話，一定是聯絡國民黨工作，我不承認，他們開始動刑，一棒子打得我背破血流，不得已我說：「我是開膠皮車廠的，常託他買黑市橡膠。」「那你跑什麼？」「買黑市橡膠，是經濟犯，我怎能不跑。」我說這話，很合於我的身分。我的身分證，就是同興膠皮車廠經理。但是他們不肯輕易相信。我從他們的訊問口吻得知，李孝魯並沒有被抓進去。他們只是肯定李孝魯是國民黨。李孝魯既沒抓進去，就無法證明我是國民黨。四天下來，各種刑罰都受盡了。被棒子打得遍體鱗傷，灌冷水一灌就暈過去。跪鐵架子，兩條腿兩裸膝蓋，都是血淋淋的。最痛苦是吊刑，吊的兩腳離地半尺，用腳踢我，有如打鞦韆，

這時間前無人。我想：「再跑幾十步進巷子，轉彎就是皇寺大街。皇寺大街擺攤的，過路的，一向人山人海。我如果跑到那裏，大聲喊叫：「抓勞工的來了，快跑吧！」大街上一定跑亂了。因為滿那時戰況緊急，前線缺人。經常在大街

搖來搖去，痛極難忍，很快的就暈過去。灌凉水也好，吊起來也好，每次暈過去又甦醒過來，難過的滋味，無法形容。就是要哭，哭得痛心。比受刑時的痛苦還難過。

四天苦刑熬過。問不出我的國民黨口供。我的日記簿上，有海昌洋服店電話號碼。那是姐姐住在後院。不能承認。我承認身上穿的西裝，就是他家做的。翻開我的西裝找海昌商標，海昌西服號商標找到了。但是又從斜形小小懷表口袋裏，翻出一張小紙條。這時我心灰意冷，神色蒼白：「滿洲石礦液化研究所工人二拒把頭許士林」。這是四天前許士林交給我，讓我刻一長條木章，準備領工人配給米用。我已遺忘的一乾二淨。

我在想我已進來四天。只承認找李孝魯買黑市橡膠，頂多打個經濟犯。避重就輕是辦得到的。我四天不回去，李光忱和許士林一定逃跑。事後才知道他兩人，頭兩天已逃到南滿車站，要去吉林。因買不到車票，又返回工人宿舍。去而復返，豈非天意？

中國有一句俗話：「夥打官事勢不贏，」一個人的口供好對付，怎說都會自圓其說。人若是多了，說謊都無法說。審訊的人又務必求得，供詞一致。王化宇、傅乃軒的關係也都拉進來了，把一個完全孤立的案子，弄得複雜可怕。我開始沮喪，恐怕最不利的結果，要降臨我的頭上。

王育文、侯天民也進來去了，瀋陽市警察局拘留所的樓下特別號房，李光忱、王育文、侯天民、崔蘊聲並排列着押在一二三四號監房。李繼武從錦州轉來，張達平、陳滌凡都抓到警察局。

人越來越多，官司越來越難打。反滿抗日思想犯罪名是早已經注定的。

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，是我們被宣判的日子。三十多人，齊集大法庭內，同時宣判。除了五名韓國學生外。就是我們這李光忱為首的二十五個人。瀋陽高等法院，（偽滿司法制度，思想犯是無初審階段，經高等法院一審而決，絕無覆審規定。）警戒森嚴。法廳正面臺上，坐着五位法官。正中間的一位，手持宣判書，準備宣判。在宣判之前，有委託律師的，准許律師接見。我是律師接見的其中之一。我妻王思靜為我聘請一位日本律師。律師問我：「你們在警察局不都一致承認了嗎？為何到法院就個個反供呢？我勸你趕快承認吧，我會請求審判官減你的刑期。」我說：「那是警局嚴刑逼供，並不是我們商量好了一起反供。這樣就判人有罪，是不公平的。」律師說：「你對不起你太太一翻苦心，希望你仔細想一想，法官再問你話時，你坦白的承認，法官會寬容你的。」事後我才知道，凡是委託律師的人，律師的作法，都是一樣，而我們的戰友，也都能遵守諾言，一致的反供到底。

審判官果然一一覆審，我們還是全體一致否認，這是大家一致推想，若是誰也不承認，他們毫無根據。無法宣判我們罪刑。豈知帝國主義的司法，那有什麼公理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。

木鐸聲中，宣判官高聲朗讀：「范振民七年有期徒刑。陳滌凡十年有期徒刑。（我略通日語，數目字聽得懂，日文的年字和中文發音一樣。所以宣判官讀出來，不等翻譯官開口，我已經知

道了。）李繼武有期徒刑二十年。張達平有期徒刑二十年。王化宇有期徒刑七年……」崔蘊聲的說法不相同了。無數目字，無年字發音。我中心在想，糟了，豈不危險麼？翻譯出來：『無期徒刑』。緊連着是侯天民，也是無數目字和無年字的發音，但是和我的判詞發音又不一樣，簡單兩個字：死刑。王育文「死刑」。李光忱死刑。在這宣判的一刻時間裏，大家屏息無聲，精神緊張萬分。情緒恐怖萬分！有如傳說中的閻羅殿，眼見判官手拿生死簿，宣佈每個人的生死命運。

在宣判之前，獄外聯絡人章文卿戰友說：已在長春（偽滿的新京）花錢運用，可以得到減刑。這當然是指着幾位有死刑可能的人而言。所以在宣判之前，大家的情緒，還很鎮靜。到聆聽宣判時的表情，十分沉重，都為三位戰友的死刑，發生無限隱憂。

教徒祈禱求主赦免

遼寧省黨部各位戰友入獄以後，我的第三督導區（偽滿通化省。）戰友章文卿、曾秉文，和各被捕戰友家族李光忱太太朱旭輝，崔榮太太王思靜取得密切聯繫。朱旭輝是革命元老朱齊青先生的三女公子。朱齊青對敵後工作同志大力維護支助。支持輝南縣章文卿，海龍縣曾秉文，繼續推動工作外，又派李樹芳、曾慶元、汪孔賢、張紀文、曹登等，受刑家族共同負責營救工作。

在瀋陽市租一民宅，設聯絡處。巨款買通第一監獄主考官。考進兩名看守警曾慶元和汪孔賢。曾、汪被派輪流日夜值班，經常聯繫獄內獄外

消息。緊急時極力營救。後來許士林被宣判無罪釋放，成為聯絡處的有力主幹。為澄清許士林無罪，我和許士林受的苦刑太多了。

為籌措營救工作費用，我妻王思靜和曾慶元同去鳳城縣思家店李光忱老家，面見光忱父親李麟閣老先生，李老為鳳城縣士紳，家財富有，居鳳城縣之冠。面見李老先生，是朱齊青三小姐朱旭輝的主意，因她的目標大，不敢去叫我妻替她去想請他公公李麟閣給予經濟援助。豈知李老先生一口否決，他說：「光忱已無希望，我救不了他。我還有另外五個兒子和這一大家人，要活下去……」我妻大失所望而歸，當時每個人，都不諒解李老先生。迄今回想，老先生有他的見地，他如資助，難免被拖下水。但是他一文路費都不肯出，其心腸也算够黑够狠的了。後來我才知道，一個瀋陽聯絡處，把我妻崔王思靜的生活拖垮了，也就是把我所經營的同興膠皮車廠的所有積蓄，全部花光。有一次她到監獄接見，看她穿一件破旗袍，我說應穿一件完整衣服來接見，難道生活困難到如此地步？她說：「不是，同興車廠的膠皮大車，還有六七臺出租，我花不光的，但不知你那天能回來，一羣孩子（那時我家一女三男，一家五口）天天要花錢，不省着怎辦。」這和獄內的人，在接見時，用同一口吻，報喜不報憂，相互安慰一樣。

瀋陽高院宣判以後，不到十天，凡刑期犯人，即分派到工廠執行勞役。第十工廠是全監獄工廠的工廠，它統理裁斷工作，所有縫紉工廠承包的服裝，都是第十工廠剪裁。由於剪裁的技巧，

獲得額外剩餘布料，黑市售給市場，每批承包服裝，有相當可觀的利潤。這分利潤，由十工廠的日本技師，一手分配。即便拉布的一個小竊盜犯人，也有分得之分。因此十工廠的犯人，成爲人羨慕的犯人。我到第十工廠未及三個月。即升爲剪裁圖樣班長，爲日本技師最信賴的人。凡是無衣服穿的犯人，都來找我來布做衣服。因此救濟了很多窮犯人。思想犯更不例外。侯天民、王育文、陳滌凡都是三套兩套做。李光忱頸部生砍頭瘡。獄內醫務室無特效藥，從我手拿錢，交汪孔賢從外面買藥。外面的聯絡處，經費不足，每月的房租金，鐵定由我來付。這一來第十工廠，對我們的營救工作，助力很大。侯天民自被宣判死刑後，他並不絕望的等着死。每有機會，總是向我問消息：「老崔，早點設法呀！不然，來不及了！」他當然指着業已打入潛伏的兩名看守，必要時出來營救。他每天朝夕禱告，請求上帝赦免他。因爲他是基督教牧師。

侯天民同房的另一強盜殺人犯姜文榜，也是死刑。一天晚間，他兩人計畫越獄。打算叫姜的母親接見送衣服時，偷偷的夾帶一把鋼銼，以便在夜裏把鐵窗鋸開，一同跑出去。不料他兩人秘密計畫的談話，被走廊外執夜的看守警聽見。報告典獄長。第二天早晨一上班，監獄裏就開始戒嚴，其情形的嚴重如同平日執行死刑犯一樣。大家在屏息靜聽，似是某號監房被打開。正在擔心李、王、侯三位被執行。有人在高聲喊叫侯天民、姜文榜出來。以爲果然是執行死刑了。但是沒賊李光忱和王育文。不久有看守警走過來，說是

侯天民和姜文榜計畫逃獄被發現，正在分房隔離，加重刑具嚴格拘禁。所謂加重刑具，就是把雙手背在後面，用手扣子扣起來。這種刑罰很苦。吃飯不能伸手拿筷子和飯碗，睡覺不能仰臥和側臥，只能把前胸和肚子臥向地板，相當痛苦。宣佈禁閉一禮拜。「這回侯天民慘了！」有人這樣在說。李光忱隔着監房在喊，「老侯，你發神經了？死在臨頭，還丟什麼人？」侯天民說：「那正是光棍漢的表現，表現他有勇氣，有謀略。一個麻雀被關進籠子裏，還是東撞西撞，想要逃出去，何況人爲萬物之靈，難道就等着死不成。」

思想犯是上等犯人，無人不尊敬。尤其是三位死刑的大名，無人不知。侯天民逃獄失敗了。但是消息傳遍全體囚犯，轟動整個監獄。大家對他的尊敬，有增無減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抗戰勝利，瀋陽第一監獄，開明的典獄長，準備把思想犯釋放。第一個步驟，先解除我們的刑具，先拿掉我們的鐵腳鐐子。解除刑具時，大家聚集在一起。不用說是該有多麼高興！中國有一首四喜詩：「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。」如果以「待決死刑囚，忽聽被開釋。」兩句去比擬四喜詩，其喜歡的程度，有過之無不及。

勝利接收大失人心

東北光復以後，中央對於黨的工作，並沒有履及劍及的明確措施。所有的黨部，全是被釋放的敵後工作同志，自動把固有的組織發動起來。

展開基層工作與中共搏鬥。開始時在地方，頗得羣衆擁護。可以說，光復開始，先來接收人心的，是這羣亡命不死的敵後工作戰友。他們憑着劫後餘生報效國家的熱誠，在現地積極活動。一方面揭發中共顛覆破壞陰謀。一方面批評接收人員的貪污腐化。在兩面爲敵之下，無形中遭遇內外夾攻，被批評謾罵，被造謠中傷。使國民黨先在羣衆中，失去信心，失去領導力。接收大員們，交涉無力，接收受阻。竟把責任推到黨的身上。於是黨部工作，遭遇停止活動厄運，此爲東北接收工作一大損失。

光復以後，蔣介石委員長蒞臨瀋陽，懇切慰勉我們二百餘名敵後工作戰友。可見最高領袖對敵後工作的重視。蔣委員長說：「我很高興見到你們。我也感到驕傲。國民黨有這麼多同志，在敵後爲黨奮鬥，爲國犧牲。抗戰勝利，黨國對於你們的貢獻，是永久不能泯沒的。……今後黨的工作，更艱巨，大家還要繼續犧牲奮鬥。……」日寇投降，東北光復，大家以爲抗戰勝利，國家一定走上建設康莊大道。那裏想到，自從中共全面作亂，黨的工作，一天比一天艱巨。最高領袖的睿智，早有先見之明。若不是他老人家選定臺灣爲復興基地，集中全國的精英，努力建設金馬臺灣，今天的國民黨，恐無立錫之地。有偉大睿智的領袖，才有受全世界注視的臺灣奇蹟。有臺灣奇蹟，祇要全民和愛團結，和平奮鬥，必能建設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中華民國。

附記

(一) 李光忱光復後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主任委

員，安東淪陷，帶領二千游擊隊打游擊，與敵人搏鬥，不幸失敗，被公審殺害。其父李麟閣，以大地主罪名被清算鬥爭處死。(二)王育文光復後任安東省黨部委員兼安東省政府民政廳長，東北變色後被殺害。(三)傅乃軒未及宣判，即病死獄中。(四)陳滌凡於光復後翌日病死獄中。(五)石堅光復後任遼寧省黨部主任委員，現任立法委員。(六)李繼

武光復後任安東省黨部書記長，現任立法委員。(七)侯天民光復後任遼北省黨部委員兼省政府社會處長現任監察委員。(八)范振民光復後任瀋陽鐵路黨部書記長，當選國大代表，病故於臺北。(九)羅大愚光復後任遼北省黨部主任委員，當選立法委員，病故於臺北。(十)栗直光復後任合江省黨部主任委員，當選國大代表，病逝臺北。(十一)崔榮光復

後任安東省黨部委員，現任國大代表。(十二)張達平光復後任遼寧省黨部婦運組長，當選國大代表，在臺逝世。曹瑩與馮志堅均當選國大代表淪陷大陸。(十三)劉克儉光復後任瀋陽市稅捐局長本溪縣縣長，守城被擄公審處死。(十四)齊占久光復後任馬占山的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，陷大陸共區。朱荆山光復前病故於天津。

女扮男裝戲劇人生

關文蔚 著

定價臺幣一八〇元

本書部份篇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甚受讀者歡迎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要目有：行宮也有奇聞怪事、白崇禧將軍治理的模範省、雲南雜憶、在曲靖交女友妙事趣聞、李忠蔭抱長女來訪、暫褪戲衫著嫁衣、婚後未了戲劇緣、我勝利後的動態。二十五開本，三百八十頁，二十餘萬字，定價臺幣一八〇元。歡迎購閱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聖文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

費雲文 著

定價新臺幣叁佰元

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吳佩孚新傳、陳獨秀新傳、汪精衛的悲劇、革命奇人張靜江、關麟徵的傳奇、國士典型陳布雷、陳大慶明達謙謹、當代名將邱清泉、模範軍人胡宗南、湯恩伯的一生、細說張國燾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二十五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共伍佰餘頁，定價新臺幣叁佰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貳佰肆拾元。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寄書。